

海南档案揭秘

海南省档案馆有一件珍品，被列为馆藏最高级别，奉为至宝。

这就是《南溟奇甸集》，一部距今320多年的古书。此书几经易手，已成孤本，但保存仍较好。

也难怪，在技术不发达、保藏条件简陋的从前，将一本书妥善保存320多年，实在难得。然而，这本书的价值还不仅仅在此。其中所载诗文，乃明代嘉靖年间朝廷命官和文坛巨擘，以琼州风光为对象相互题诗唱和之作。通读全书，可知明代琼州特别是定安的地理人文。

多位专家不吝溢美之词：这是一部具有史料、文物和文学三重价值的古籍。



↑ 省档案馆收藏的海口市民毛地林捐献的其爷爷留下的《南溟奇甸集》。

《南溟奇甸集》： 琼州文献瑰宝

文 / 海南日报记者 胡续发

图 / 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



毛地林在海口家中研读古今名著。

制作精美

“拿到书后，我们如获至宝！”提到《南溟奇甸集》，海南省档案馆档案管理处副处长陈继奇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，向海南日报记者讲述了收藏此书的前前后后。

两年多前，习惯看书读报的陈继奇，从《海南日报》上读到一则消息：康熙年间刻印的《南溟奇甸集》孤本在海口出现。出于职业敏感，他立即带着报纸向上级汇报。随后，他和相关专家一道登门拜访毛地林——《南溟奇甸集》收藏者。

这一看，让懂行的陈继奇激动不已。“我们认为，《南溟奇甸集》是一部珍贵的古书。”他介绍说，此书为线装本，制作体例讲究，每页9列，每列22个字；印刷精美，除封面、扉页不见，纸张略有破损、水印外，字迹清晰可辨，文中内容完好。

陈继奇推断，这本书应为民间印刷的家族藏书，而非官方印刷品。理由有三个，其一，从书中一些页码出现的异样推断，该书有后续增编的痕迹；其二，王弘海在编著《南溟奇甸集》时作了序，而他的曾孙王懋曾重编刊印时，作了后序；其三，如若是官

方印刷品，应在经史中可以查找，但该书不见任何丛书目录。

藏家毛地林的话，使得陈继奇对自己的判断更加坚信。毛地林少时还见过《南溟奇甸集》的扉页，为竖行书。右上方印有“康熙二十七年”的字样，中间为“南溟奇甸集”，左下方写着“版藏龙梅祠”。“龙梅”是编著者王弘海故乡之名，《南溟奇甸集》应是王懋曾根据其家族所藏的图书刊行的。

“这本古书制版严谨，刻印精美，纸质是上等的生宣；保存基本完整，而且有藏书的印章，内文还有名家的诗作，应是古代正版图书。”海南大学社科中心文物考古专家阎根齐研究员曾对《南溟奇甸集》进行鉴定，他认为，这本书为后人研究王弘海的政绩、思想和事迹，以及文学成就，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资料，“可谓具有史料、文物和文学三重价值。”

文献瑰宝

古书的装帧不仅令陈继奇称叹，书中所蕴含的史料、文学价值，也令其侧目。

此书的编著者王弘海，明代嘉靖年间进士，定安雷鸣龙梅村人，曾官至南京礼部尚书。虽长年在外做官，王弘海仍乡情殷切，牵挂故乡山水：“自五指山之外，其间三州十一县，为山川秀异，未易缕数。而在定安者，若‘文笔’以峰胜、‘金鸡’以岭胜、‘马鞍’以石胜、‘桥头’以泉胜，其尤著者也。”

思乡日久，王弘海索性将“金鸡岭”、“文笔峰”、“马鞍冈”和“桥头溪”四大乡景，描绘成图，悬挂于书斋墙上。每有志同道合者来访，便邀其为画题诗作咏。积少成多，最终汇集了53位诗人的143首诗和1首赋，总为一集。

这些诗家很多都是当时的名家大儒，如焦、董其昌、张廷臣，更有著名学者丘、著名剧作家汤显祖、“后七子”代表人物王世贞等等。正如王弘海评价的，“集中为诗凡数十家，多海内外鸿硕，文藻之彦”。古时交通通讯落后，绝大多数诗人从未登临琼州，对琼州知之甚少。除了首首载有丘的《南溟奇甸赋》和《五指山诗》外，这些诗人为“龙梅四景”题诗，真实记载了当时的琼州山川名胜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琼州风光之秀美。

而从艺术性上来说，这些诗人或意气风发，或抑郁沉沦，因不同身世不同心态所



间刻印的《南溟奇甸集》孤本。
海口市民毛地林捐献的康熙年

作的应景诗，常托物寄意，情景交融，意在言外，文学价值较高。

“《南溟奇甸集》是难得的海南地方文献瑰宝。”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认为，对于海南人文地理的透彻把握，诗中历历再现，这将很好地引导读者深刻地理解海南，热爱海南。

抢救及时

和《南溟奇甸集》收藏者毛地林交往，陈继奇经历了一个认识的转变过程：“一开始我以为他是个有点怪的老人，后来接触多了，他的学识、为人令我十分敬重。”

2009年7月16日，这位当时已72岁的老人藏有《南溟奇甸集》孤本并为之作注的新闻，突然出现在报纸上时，陈继奇和同事们在高兴之余，难免将信将疑。毕竟，保存这样好的古籍放眼整个海南也不多见。第一次见到毛地林时，老人不修边幅，让陈继奇和同事们更是诧异，眼前的这位老人如何为艰深晦涩的古文注解？

然而，交谈开来，老人学识之渊博、记忆之惊人、反应之敏锐，出乎他们的意料；走进老人家里，满屋的经籍史传、厚厚的校注草稿，更令他们叹服。去年，国家启动古籍保护项目，《南溟奇甸集》连同毛地林的校注手稿，全部被海南省档案馆收藏。

毛地林自幼就爱读书，尤其喜爱古史、经传。家中别无长物，只有祖父毛礼仪传下来的几本线装古书，其中一本便是《南溟奇甸集》。他查阅各类丛书，均未发现著录《南溟奇甸集》。民国时期琼山人王国宪编订的《海南丛书》，目录中没有《南溟奇甸集》。今人洪寿祥主持编纂的《海南地方文献丛书》，没有收录。何卜吉主编的《海南地方文献书目摘要》也无著录。

熟读经书的毛地林，通读全集后被深深打动。“读完这本书，精神很振奋。”他说，“这本记录明代时期琼州地理人文的古籍，对今天的人来说太深奥。如果给它作校注，解释之意，既免于此书失传，也为海南做一些贡献了。”

从2005年开始到2009年，整整5年，毛地林以一介老者之躯伏案耕耘，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，完成了繁重的校注工作。

“所谓大隐隐于市，如若不是内行的毛先生积极抢救，《南溟奇甸集》可能就会失传，成为憾事。”陈继奇说。

校注详尽

2010年11月，一个让毛地林欢欣鼓舞的月份。他校注的《南溟奇甸集》正式出版。

书末附上了《南溟奇甸集》的影印稿，以便读者欣赏古书原貌、对照阅读。封面设计仿照古书，为竖行书，右上方是编印者姓名，中间书名为“南溟奇甸集”，书名左下方是“毛地林校注”，最左下方是海南出版社。封面图为龙梅村王弘海太史坊。

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多达20万字的诗文注解十分详尽，尤其是对原书涉及的掌故和典故，注释更加详细。如《南溟奇甸集》中的“少文卧游”：“宋书·宗炳传”有疾还江陵，叹曰：“老疾俱至，名山恐难偏观，唯当澄怀观道，卧以游之。”凡所游履，皆图之室。”；对特指的人物悉数注明，如“王学士”：指王弘海，王弘海考中进士，选入翰林。

周伟民曾评价说：“现在，毛地林先生整理、校注后出版《南溟奇甸集》，是海南地方文化建设的一桩大事。从古籍的征集、整理角度来看，这个集子虽然历经传抄、刻印，但流传极为稀少；毛先生祖父毛礼仪珍藏至今已320多年，是为海南藏书家的珍本、孤本、善本。毛先生将此集校注，又附印了原刻本在书后，让研究者可以翻检对照。这种对海南稀见文献的贡献精神，值得大为提倡！”

阅读毛地林校注的书稿后，阎根齐也认为老先生古文功底深厚，几乎逐字逐句注释。

陈继奇告诉记者，现在海南省档案馆已收藏《南溟奇甸集》，下一步就是组织力量进行科研攻关。

《南溟奇甸集》的研究，才刚刚开始。■